

2110

内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内江市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内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内江市委员会
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编 审	张有才
副 编 审	陈廷可
责任编辑	于 萍

内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内江市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字数 12.0万 印数 1000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内江市“内部刊物准印证”第11—043号

目 录

我只身护卫邓政委突围

..... 郑炳全口述 唐俊高整理(1)

碧血沱江

——记二野军大内江二十二烈士 周定宁(6)

五十年代第一春 王旭华(16)

战斗在征粮剿匪第一线 赵延禄(24)

难忘的战斗 吴一清(31)

夜捉棒老二 李重铭(35)

首次见到解放军 汪仲舒(37)

学习·战斗·革命人生

——记隆昌县地方干部第一期训练班

..... 陈毓刚 许祖辉 余盛渊(44)

听朱老总摆小“龙门阵”的日子 李天玉(54)

回忆内江专区农民代表会议的召开

——专区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

..... 何锡珪(59)

内江专区农民协会成立概况 胡清友(69)

孙越崎与威远煤矿的创办 罗先成(71)

钟氏水烟的兴衰 钟蔚懋 (78)

手工业劳动者的一面旗帜

——内江市布鞋生产合作社兴业记

..... 周富成口述 沈元加整理 (91)

川南区第一位互助组长李万贵

..... 范熙欢 王志行 (98)

沐浴春风茶更香

——记威远县复立茶厂 刘斌杰 (104)

内江名厨张仲文在埃及表演川菜小记

..... 张仲文口述 杨国钦整理 (111)

天道酬勤

——回忆著名作家周克芹 胡其云 (114)

内江师范“面向小学”的实验

——我的回忆之一 邹作圣 (134)

张圣奖与内江 王洪林 (148)

李熏风三十年代为农民而歌 成之新 (163)

难忘的“霸王花”生活 刘荔口述 刘卓鲜整理 (170)

四十七年前，我从成都到重庆 徐伯荣 (176)

在南极 忆资中 李华梅 (182)

中国第一个登上南极大陆的女科学家

..... 胡清友 (184)

我只身护卫邓政委突围

郑炳全 口述 唐俊高 整理

笔者按：邓公远逝，万民同念。资阳市民政局副地級离休干部、82岁的老八路郑炳全，一谈起55年前与邓小平政委生死与共的那一整天，禁不住情绪激动、老泪奔涌……

那是1942年的一个秋天，天刚麻麻亮。我们驻在山西省中条山区阳城县卵寨村的团部，被日伪军500多人悄悄扎下口袋，围得严严实实。

外面的哨兵在打瞌睡！

当时，随我们太行支队第六团团部驻扎的，只有一个营，300多号人；另两个营分驻在附近的两个村。而更重要的是，邓小平政委头一天刚好来到这里检查工作。

鬼子都进村了，我们都还不晓得。

幸好有两个战士闹肚子，早早起来蹲茅坑。他们听见了鬼子大队人马行进时“嚓嚓”的皮靴声，赶紧将裤子一提，跑回班上，捅醒战友，低声急叫：“快起来，快起来，鬼子进村子了！”

战士们一个撞醒一个，翻身爬起，绑腿都来不及打，挎上手榴弹袋、子弹袋，提起枪就往外冲。一冲出来，就与鬼子撞了个正着。枪栓都来不及拉啦，战士们扬起枪托就朝鬼子们头上砸去。

跟着，本是静悄悄的山寨里，步枪声、轻重机关枪声、手

榴弹爆炸声、小钢炮轰击声、急促的哨子声和喊叫声响成一片。

枪声一响，我就翻身下床，抓起匣子枪就跑出屋来。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要保护好邓政委。恰好尤团长看见我时，一声令下：

“赶快保护邓政委转移！”然后提着手枪带着人冲出门去指挥部队，决心坚决粉碎鬼子的包围（尤团长叫尤太忠，绰号尤大麻子，1980年以前，他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时，在成都北较场还接见过我）。这时，马伕已给邓政委的那匹黄色战马备上了马鞍。邓政委疾步跨出门来：“我跟大家一起走！”

“不，邓政委，这里太危险！”我急得大叫。外面炮火的凶猛告诉我们，日军这次偷袭非同寻常。“请赶快上马，我保护您转移！”我一把抓过马缰，把马牵到他面前。邓政委也不再犹豫，利落地翻身上马，同时掏出“小八”洋枪（一种连击八发的小手枪）紧握在手。我一手提枪，一手抓住马缰，与邓政委一道出得门来。

外面黑麻麻的，几十公尺以外看不清东西。鬼子的炮火很凶，可英勇抵抗的战士们已将鬼子冲散，并逐渐将战火引向了村子东南头。子弹随着炒豆般的枪声，“啾啾”地呼叫着在黑麻麻的空中乱飞，爆炸的火光一闪接着一闪，喊杀声一阵高过一阵。有民房被打着火了，火苗越窜越高，冒起滚滚浓烟。

我松掉马缰：“邓政委，请走前面，我在后面保护您！”邓政委四下略一观察：“小老乡”，显然他已从我的口音上判断出我是四川人，“我们走村后，上大山！”村后枪声已停，显然已成缺口。“要得，首长！”我答应着，两眼警惕地注视着四周。邓政委两腿一夹，策马前进。我挪动双腿，紧护其后。

卯寨村是一个纵横有几条乡街的大村，房屋多是砖砌、石垒，老百姓的日子在中条山区还算好过点的。日本鬼子侵占后，

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当地的土匪也胡作非为，雪上加霜。老百姓性命难保，土地也多有丢荒。我们团在参加了百团大战后，于1941年开到这里，消灭了土匪，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与日本鬼子展开了拉锯战，深受百姓拥戴和支持。

我护卫着邓政委拐进小巷。七弯八拐的小巷里，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地倒卧着鬼子的尸体和我们牺牲了的战友。有的弹坑还在冒着硝烟。有几处院墙被炸塌了，裂开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豁口。一处拐墙上，还架着一挺鬼子的机枪，一个鬼子机枪手被打死歪卧在墙头。很快，我们来到村后。马快没跟上！村子东南头还打得很猛。听得出，尤团长已在带领战士们边打边退，拼力突围。

“邓政委，快点！”我虽已跑得气喘吁吁、汗流满面，可仍一个劲地催促。邓政委骑得并不快，有意要我跟得上，还几次回过头来关照我。

村后，有几块不大的菜地，地里满是脚印和被踩得稀里糊涂的菜棵。看来，鬼子是从这里摸来的。跑过菜地，上几道土坎，就上大山岭。在左拐，跑几步远，就猛听见“咣”地一声，火光一闪，便有炮弹腾空飞起。鬼子！在这里打炮！原来这里是鬼子的炮阵！我们发现了鬼子，鬼子也好像发现了我们，在叽哩呱啦地喊叫，还拉枪栓。我赶紧用背挡在邓政委的马后，举起枪，要先发制人。邓政委拍拍我的肩，示意我：别开枪！随即将马头一拨，转向右边山岭。我跟上去，刚转过一块大岩石，鬼子的子弹就打过来了，在坚硬的岩石上被弹得到处乱蹦。

一阵紧跑后，邓政委带着我爬上了索起岭。“小老乡，你叫啥名字？”他问道。“报告首长，我叫郑炳全，太行支队第六团团政治处民运干事。”“哪么当上八路的？”“报告首长，我……”“哟，还保密？”“不，首长……”邓政委的亲切关怀，勾起我心中阵阵辛酸。我家里很穷，我从小就帮人放牛、干活。稍

大点后，又帮人挑着肥皂（那时叫洋碱）到处去卖，一村一村地走，晴天一身汗、灰，雨天一身泥、水，有时一天连一块都卖不出去，累得腰酸腿痛。“七·七事变后，我参加了壮丁队……”

“被强拉的？”“不，自愿的。”“好样的，那是我们国共合作时的第一期抗日壮丁队嘛！”“就是。可国民党军官不把壮丁当人看，反当犯人收拾……”邓政委的和蔼和诚恳，消除了我在十分令我敬重的首长面前的局促。我在国民党军官的打骂和盘剥下，听了班长发牢骚时讲的老实话：“八路军打鬼子积极、舍命，打得很神，对老百姓好，官兵平等。”便有了投八路的念头。1937年12月，在吕梁山襄宁县，我们一个师被鬼子打散，我和几十个兄弟被俘虏。大部分兄弟被鬼子残酷杀害，我却给留下来被迫做了马伕，但也几次差点被杀掉。次年3月，在太平县（现新绛县），我已稍有一点点“自由”，可以上街走走。我与一位画油画的河南人熟识后，打听到五里之外便有八路军，便求他们搞到两张难民证，瞅准一个机会，带着我一个同时参加抗日又同时被俘当马伕的兄弟刘少章，逃出魔窟，找到了八路军。

“入党了吗？”邓政委关切地问。“第二年就入啦。我开始还是当马伕，后来当马伕班长、步兵副班长、班长、排长、连长，百团大战后，被选为出席386旅的党代表，还亲耳听过您给我们作报告呢……”

下午，我们爬上了沈望坪。已听不到远处的枪声了，想必部队已经突围。

邓政委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随手摘下那顶极普通的士兵帽。我在一棵小树上拴好战马。邓政委叫我：“来，坐下。”

我们望着四下里连绵起伏的群山。邓政委久久没有一句话。

“有的同志，在参加八路前，听人说八路如何神，好像刀枪不入，神仙一样，那是不对的，是迷信，”邓政委沉思着说，“

可有的同志在参加八路后，见八路在鬼子的优势兵力、装备前，采取灵活机动、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也有不象神仙的地方时，就失望了，这也是不对的。要实事求是嘛。”我点点头。邓政委的话就像他做的所有报告，总是那么深入浅出。他的这番话，我深深地记在了脑子里，受用了一辈子了。

邓政委还说：“八路军的道路还远、任务还重。但有党的领导、百姓的爱戴和支持，一定能将鬼子打得举手投降！”他还鼓励我：“相信你能立下更多的战功！”

听了邓政委的话，我对抗日更加充满信心。后来，我果不负重望，成了二等功臣。

这时，部队陆续汇集到这里来了。邓政委与尤团长简单商量后，又带领大家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安全的地方。

碧血沱江

记二野军大内江二十二烈士

周定宁

1991年5月2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转业内江、在征粮剿匪斗争中壮烈牺牲的二十二烈士挥笔题字——《碧血沱江》。

进军大西南

1949年10月，正当我数十万解放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浩浩荡荡挺进云、贵、川、康之际，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对于他们在大陆战场的彻底失败并未善罢甘休，在西南解放前夕，蒋介石几次飞抵重庆、成都，密谋策划了一系列反革命阴谋，他们一方面调兵遣将，集聚8个兵团、37个军，连同地方武装屯兵90余万，妄图凭借巴蜀天险，建立所谓的“大西南防线”负隅顽抗。另一方面，拉拢收买地方封建势力，举办游干班，勾结土匪特务、地主恶霸开展游击战，推行“西南应变计划”进行垂死挣扎。

蚍蜉撼树谈何易，1949年11月，我川黔一线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突破国民党“川东屏障”——川湘鄂防线之后，在我各路大军猛烈追击下，国民党部队如惊弓之鸟溃不成军。

宜将乘勇追穷寇。我各路大军不顾疲劳，日夜兼程，经过四千里大迂迴，七千里追剿，历时四个月除少数残敌越过国界逃往邻国之外，集聚西南的国民党残部全军覆没。至此，蒋介石奔波数月，苦心经营的所谓“大西南防线”被彻底粉碎。

内江土匪暴乱

国民党反动派的数十万武装部队虽被彻底消灭，但隐藏各地的反动残余势力，并没有因为军事上的惨败而放弃反革命的“应变计划”，他们乘我大部队的追剿国民党残敌，后方警备力量薄弱之机，到处骚扰破坏，煽起暴乱。

云、贵、川、康神速解放的形势，要求大批部队干部转业地方，参加新区政权建设。二野军大一梯队进军西南的四个团，于1949年10月从南京出发，在刘邓首长的直接指挥下，战风霜、斗顽敌，途程八千、日行百里。赴川的三团，四团日夜兼程，于年底抵达四川，1950年1月初执行二野司令部命令，转业地方。

军大转业来内江的，有五个连、一个女生排共490人，1950年1月初来内江未事休整，多数同志马不停蹄的奔赴征粮剿匪第一线，投入了血与火的战斗。

当时，内江地区刚解放，基层政权还未建立，群众尚待发动，土匪特务、地主恶霸相互勾结，成立了所谓“川东游击队”“反共救国军”之类的反动组织，造谣惑众、污蔑攻击我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并密谋策划于1950年1月31日，首先在内江县的高粱区所在地——高粱镇，纠集四百匪徒发起“一、三一”武装暴乱。紧接着纠集一千余人于2月4日，攻打我观音区、便民区公所。此后，资中县程家场“二、七”暴乱，杨柳乡“二、二五”暴乱，资阳、威远、仁寿、荣县部份区乡暴乱也相继发生，

直至简阳县“三、三”暴乱。一时间，全地区匪乱四起，一小撮丧心病狂的反革命分子，袭击我区乡政府，杀害我工作人员，掠夺国家财产、烧毁仓库民房，据不完全统计，全区死伤四百余军民，烧毁仓库民房二千多间，抢劫、毁坏人民财产达130多亿(旧币)元。

面对匪徒的猖狂进攻，我军民紧密配合，通过军事围剿、政治瓦解，历时八个月歼敌45股37900人，共毙、伤敌1770人，俘敌15342人，敌投诚，自新20853人。国民党反动派蓄谋已久的所谓“应变计划”彻底破产。在这场严峻的斗争中，二野军大有22位战友，为内江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军大二十二烈士

在敌众我寡的严峻斗争中，军大二十二烈士临危不惧、英勇不屈，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疏栋华等同志忠于职守、舍生取义

内江县便民区税务所副所长疏栋华，听到匪徒暴乱的枪声后，在危难关头，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组织所里工作人员安全转移，临行时，嘱咐撤离的同志“一定要相互照顾，团结战斗撤到安全地区”。他自己为保全文件资料和税案安全，留下清理文件票证。匪徒冲进办公室，疏栋华临危不惧，迅速把文件抛入熊熊火焰，匪徒气急败坏赶到火盆后，文件已成灰烬，转而匪首妄图强行把疏栋华捆绑上街示众，以显示他们的“胜利”。在相持的一瞬间，疏栋华眼疾手快，举起坐椅向敌人迎头击去，被击中的匪徒恼羞成怒，扣动板机连射数枪，这位坚强的战友，舍生取义挫败敌人企图欺蒙群众的阴谋，壮烈的战死在自己的岗位上。

马国铭、鲍宾通、顾楠和西南服务团两战友一行五人，于1950

年1月执行内江军管会命令，押运二十只满载军用食糖的船只去重庆，途经富顺县境，由于负责武装护送的原国民党起义人员勾结当地土匪武装叛变，五战友忠贞不屈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平息匪乱后，当地群众因不明五烈士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将烈士遗骨同葬于一公墓内，立“五名解放军”碑记，每年清明都有群众前往吊唁，但因历史的种种原因，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9年，二野军大校史会，西南服务团配合市财政、民政、商业局查明案情，并报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为烈士，移葬于富顺县烈士陵园，告慰了英灵。

——雷孝林等同志舍己为人，挺身赴难

内江县“二、四”暴乱，雷孝林同志在剿匪战斗中腿部中弹负伤，当时工作队被围困在仓库内，形势恶劣，负伤同志无医无药，用土壳、废纸麻绳包扎化脓伤口，疼痛使孝林同志冒出阵阵冷汗。然而，让他焦灼不安的是，因失血过多处于昏迷状态，并不断传来要水的重伤战友的呼喊声，深厚的阶级情意，激励雷孝林强忍剧痛，不顾个人安危，艰难的爬行到附近油房向油房工人要水为战友解渴，不幸归途中落入匪手。敌人用酷刑逼他供出我方人员、枪枝、战斗力情况，他蔑视匪徒的残暴一言不发，顽强抗争，在他预感行将就义之时，挣扎着站立起来，大声喊到“让我把水杯还给老乡”。在这生死关头，孝林同志念念不忘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忘对群众秋毫无犯的光荣传统。孝林战友的高尚情操，令在场群众感动得热泪盈眶。烈士虽然英勇就义了，但人民子弟兵的高大形象，深深铭刻在人民群众的心坎上。

内江县“一、三一”暴乱中，邵晓堂同志正在农村工作的返途中，在一条山川小道上与匪遭遇后，在贫农李海州掩护下，隐藏在蔗林之中，但不慎被伪保长发现并被告发，匪徒逼迫李海州

交出解放军，当匪徒欲向这位贫农积极分子下毒手时，邵晓堂闯出蔗林大吼“不许残害老百姓！”邵晓堂壮烈牺牲后，他舍己为人的英雄形象今天仍留传人间，内江县高粱区烈士陵园中的烈士纪念碑上，铭刻着烈士的事迹。

资中县朱家场“二、五”暴乱枪声打响后，工作组长王自杰正在学校召开贫、雇、中农会议，听到枪声，自杰同志立即结束会议，掩护群众撤离会场，暴乱中群众安全撤离了，但自杰同志在阻击匪徒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承培忠等同志英勇奋战，血洒疆场

征粮剿匪工作队队长承培忠同志，在资中县兴隆场“三、一〇”暴乱前几小时，受命去匪情最严重的兴隆场开展工作。接到县委命令，承培忠“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当晚背上背包时，区上同志劝他“那里情况复杂，明天白天去好。”但承培忠想争取时间，制止土匪暴乱。赶到兴隆乡公所后，天已黑尽。承培忠刚到，敌人也得到消息，于是匪徒迫不及待在当晚发起暴乱。正当培忠同志在熟悉地形、了解情况之际，突然枪声四起，承培忠警惕的把子弹压上膛，纵身跳出门外，但此时乡公所已被匪徒包围。承培忠转身翻墙突围，已被匪徒发现，于是他顺势跃上屋顶，居高临下杀伤了一些敌人。在激烈战斗中承培忠不幸中弹负伤流血不止，他仍坚强的反击匪徒，子弹打完了，他拆砖揭瓦与匪徒搏斗，终因失血过多头昏目眩从屋顶上摔了下来，在昏迷中被匪首惨无人道的抛入深坑活埋致死，时年未满二十岁。

内江县“二、四”暴乱，我工作队因寡不敌众，被包围在观音滩二区公所内，经过一天一夜激烈战斗，敌人未能前进半步，匪首黄天相（已被处决）穷途末路，放火焚烧区公所。面临熊熊大火，区委决定杀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当时，工作队里只有少数部队干部，以及军大、西南服务团的战士，多数是当地刚

刚参加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为把工作队全部人员带出数十倍于我的敌人包围圈，军大战士刘慰忠手持卡宾枪，紧跟区长李明之后，奋力拼冲企图杀出一条血路。在向前突破的战斗中，区长饮弹阵亡，慰忠同志身负重伤，在这生死关头，他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一定要掩护战友突出重围。血沿着他爬行的道路延伸几百公尺。“生命不息、冲锋不止”，慰忠同志艰难的向前爬行，前进的速度虽然减慢，但卡宾枪愤怒的火焰压制着匪徒的火力，有力支援着战友突围。这位坚强的战士，终因失血过多，在一块巨石掩体旁战死。

在这场突围战中，军大战士刘子厚也在与匪徒短兵厮杀中，身负多处刀伤，鲜血染红了军服，他仍然英勇与匪徒搏斗而光荣殉职。

军大女战士李家隼，她团结群众积极工作，在完成内江县下东乡二保征粮任务后，组织上派她到工作滞后的七保支援工作，1950年4月30日，她去七保路过下东乡打萝山潭家石梯时，与残匪“反共救国军”的匪徒遭遇，经过枪战和奋力拼搏，因寡不敌众身中两弹惨遭杀害。家隼同志牺牲后，匪首魏西文将她的遗体捆上大石沉入堰塘。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魏匪的暴行三天后就被群众揭发，不久在群众的愤怒吼声中，被依然进行了处决。

——宋其近等同志临危不惧，英勇就义

内江县“二、四”暴乱时，宋其近正在农村走家串户开展工作，在返回的路上误入敌人埋伏，在敌人的魔掌中他不受凌辱，坚强不屈。匪徒用细麻绳紧紧把他捆在木柱上，逼他说出区公所工作队的人员、武器装备，其近同志义正词严揭露土匪罪行，敌人用皮鞭、枪托轮番毒打，紧缩细麻绳深深勒入他的肌肉，其近同志两臂红肿、遍体鳞伤、汗珠淌流。酷刑、刻骨的疼痛没能撬

开其近同志的铁口，就义前“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反动派”的呼声震撼山村。烈士壮烈就义后，群众为让子孙永远祭悼英灵，当地以烈士的名字命名为“其近村”。

内江“一、三一”暴乱中，殷振年同志不幸被捕后，拒不交出自己隐藏的武器，怒斥匪徒“要枪没有，有支钢笔是记录你们罪行的。”敌人听后暴跳如雷，更加猖狂的鞭打迫害他，振年同志威武不屈，继续骂到：“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我虽然看不到了，但观音区人民会看到的！”话音未完被敌人杀害。

简阳县三星区税务所军代表傅乃俊同志，为保护国家税案安全，坚守工作岗位；不幸落入匪手，就义前大义凛然，在被绑赴刑场的途中，沿街揭露暴匪反人民的罪行，呼吁人民群众擦亮眼睛，识破匪徒阴谋。临刑时，他在刑场上临危不惧、气宇轩昂。他那横眉冷对、誓死如归的气势，使得刽子手胆颤心惊，近在咫尺两手发抖，连射三枪，第一枪射于右臂，第二枪偏于左肩，第三枪才命中要害，乃俊同志壮烈牺牲。

简阳“三、三”暴乱，王行柱同志被匪徒包围后，他向匪群大声告诫：“国民党八百万军队已被消灭，你们只有放下武器悔过自新才是唯一出路！”并宣传说：“乡亲们千万不要上坏人的当，赶快回家搞生产，人民政府的政策是首恶必办，立功受奖，不会追究你们的。”一席话在匪群中引起骚动，匪首穷途末路，在猛烈射击中，烈士遇难。匪首报复行柱同志“动摇”军心，将烈士忠骨砍成数段，抛入古井。

内江县“二、四”便民区暴乱，蒋盘勋、陈斌突围未成，和千余匪徒血战了一整天后，工作队弹尽粮绝。当晚，匪乘天黑强行冲进区公所，蒋、陈两同志不幸落入匪手，面对酷刑英勇不屈，在被押送匪穴贾家场途中，蒋盘勋、陈斌和地干班张属文同志，一路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反动派的口号，在匪徒的暴跳中